皇清經解續編

선2
698
247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五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卅二　上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尚書序

今文尚書二十九二十九之上

案尚書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先大夫曰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繼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有序也尚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校讎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篇卽卷

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而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數之著錄從其實也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伏生之二十九篇併序數之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大誓之合於伏生其始於歐陽氏乎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當時既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卽合入伏生書矣況歐陽經獨三十二卷今文家顧命不分盤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二卷是於伏生經文及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矣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書特併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生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尚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蓋永嘉之亂三家尚書已亡孔穎達嘗見漢石經拓本所云似據石經卽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誓者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訓者也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所采書序卽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秘於中外不得

見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古文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甯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逸書二十四篇擷拾較易乃不並取以爲百兩篇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此其碻證矣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尚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

論衡正說篇曰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臧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閒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案古文尚書既秘於中外不得見則張霸所案百篇之序其爲今文尚書序無疑也

昔在帝堯欽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

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

案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是司馬遷明孔子刪書之意以上古荒遠略而不言

故獨從堯典始也書正義引鄭康成云書以堯爲始獨云
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與史記說合鄭注又云堯尊如
故舜攝其事舜之美事在於堯時並見孔疏言鄭以愼徵
五典以下皆敘堯老舜攝之事篇名堯典而紀舜事故特
解之喬樅謂論衡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者蓋指
堯典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論衡則今文序聰明作欽
明爲異耳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

趙岐孟子注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
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

案孔壁所得古文尚書於伏生外增多十六篇內本有舜
典一篇至西晉時始亡東晉梅賾所上僞古文本乃割堯
典愼徵以下爲舜典不知史記所載愼徵至四罪固在堯
本紀中也漢書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書
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晉武帝初幽州
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於上帝至格於藝祖亦曰堯典皆
確然可據者也舜典序言歷試諸艱當別有試舜之事書
疏僅引鄭注入麓伐木一語意鄭親見孔氏逸書之舜典
據以爲說必不僅此一事惜孔疏采鄭注太略今無可攷
矣閻若璩曰余嘗妄意孟子書舜往於田祗載見瞽叟與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
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

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段玉
裁曰按今本孟子注疏舜典誤爲堯典萬章篇中所言舜
事趙疑皆在舜典及他逸篇中舜典之敘卽虞舜側微云
云也亡失其文謂敘存而文則放佚也趙注孟子所引皆
今文尚書古文三十四篇未會得見則二十四篇之不得
見更可知也趙氏注孟子早韌斯論惟百詩不知堯字乃
舜之誤故云爾
玉篇人部儆字下書云虞舜側儆儆賤也
案段玉裁云集韵八微曰儆賤也或引虞書舜側儆玉裁
按此謂玉篇也今集韵板本譌从彳
尚書大傳曰舜生姚墟耕于歷山陶于河濱販于頓邱就時
負夏漁于雷澤之中○注云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雷夏沇
州澤今屬濟陰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
尚書大傳略說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周公曰其政也
好生而惡殺○又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
古之人有言而句領者然鳳皇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注
曰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言覆項也句領繞頸
也禮正服方領也三皇時以言覆頭繞頸至黃帝則有冕也
又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者眉如
八字者也其跳者跂也扁者枯也言皆不善也○注曰其發
聲也跂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言湯體半小象扁枯

尚書中候攷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授政改朔

案宋書禮志曹魏時羣臣議改朔事高堂隆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高堂隆所引當爲古文尚書舜典之語故曰若作粵若舜典在逸書十六篇此時尚存故隆得據而引之尚書中候所引則本今文尚書也欽翼皇象卽建皇之謂洪範所云建用皇極者是也此今文古文之不同也今文舜典亡此乃其佚句見稱於書說者耳考靈耀引放勳欽明文思晏晏是稱堯典之文與此考河命同一例也尚書中候考河命此條見太平御覽皇王部案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修文殿御覽二百六十卷北齊尚書左僕射祖珽等纂又云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纂以前代修文御覽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或言國初古書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代諸家類書之舊耳

孟子萬章篇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注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按孟子所言堯饗舜事當亦舜典逸篇之文也

漢書律厤志云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至瞽叟瞽叟生帝舜虞帝舜虞之爲汎堯嬗以天下火生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爲諸侯卽位五十載

案呂氏春秋古樂篇言帝堯立命質爲樂瞽叟乃拌五弦

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名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是瞽叟在
堯朝曾爲陶唐氏之樂官也
孟子萬章篇象曰以殺舜爲事舜立爲天子封之有庫廩不
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雖然欲常
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趙注曰象
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有庫雖
不得賢君象亦不得侵其民也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
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
待朝貢諸侯常祀乃來也其閒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
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
逸篇之辭

案孟子疏云案隋書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閒考
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
卷徐邈爲之注焉蓋其文也喬樅考經典釋文有尚書古
文今文序錄僅載徐邈爲尚書音而尚書逸篇爲邈所注
者不錄焉則此逸篇是否孔壁中尚書之殘缺者無以考
驗之抑或張霸所作百兩篇之佚見者未可知也
又萬章篇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
不得而子也○趙注曰書尚書逸篇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
栗敬愼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
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案孟子引書祗載見瞽瞍至瞽瞍亦允三句當卽舜典之

文故邠卿注以書爲尚書逸篇蓋舜典本在孔氏壁中書所多十六篇之内其書尚存秘府也僞作古文尚書者乃入之大禹謨篇中緣彼既分堯典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則此三句無所附綴故僞作大禹謨一篇而以此三語羼入其作僞孔傳釋祇載爲敬事卽襲用趙氏孟子注語然趙讀孟子以瞽瞍亦允四字爲句梅賾僞作則不但文異也其句讀亦異孫志祖讀書脞錄載嚴照云據趙注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古文大禹謨篇之僞趙注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若字屬下讀若是連文屬讀較順今僞古文大禹謨刪去瞍字以允若斷句而解允若爲信順其誼非是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其九篇橐飫

尚書大傳虞夏傳九共篇九其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釐賜也理也其法也攷釋詁云漚治也郭璞注云書序作汨是汨之訓爲治也此汨作等十一篇伏生所壁藏而亡失者故僅於虞傳中載其數語蓋百篇伏生所向所恆誦習茲故述其所記憶者如此孔氏所得古文則汨作九其等皆有其篇未嘗亡也王肅曰汨作九其故逸王鳴盛謂逸與亡有別亡是全亡逸是不立學官逸在秘府汨作九其篇馬鄭所傳古文皆有之直至永嘉

之亂始亡王肅尚及見之故云逸不云亡也江聲曰稾飫篇亡孔氏逸書亦未有其名篇之誼漢儒亦不得聞僞孔傳乃云稾勞也飫賜也何所據而云然邪喬樅謂馬注書序云釐賜也理也僞孔竊其義以釐謂舜理四方諸侯以賜誼當稾飫故云然段玉裁云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則釋文云讀至方字絕句是也孔釋尚書多以四方釋方字廣雅云方大也則方字當下屬釋爲大設居方據僞孔傳稾勞也正義云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則唐石經作稾爲是卽枯槁字也今注疏釋文版本作稾從禾非是鄭云汨作逸九共九篇逸稾飫亡鄭以有目無書者謂之亡有書而不立學官者謂之逸分別固甚明矣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

揚子法言孝至篇曰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

案僞孔本以棄稷爲益稷正義云馬鄭王以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王鳴盛曰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皐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可見不可分篇孔穎達於書疏以馬鄭王合爲一篇別有棄稷爲妄說及作詩齊譜疏又引皐陶謨弼成五服一人之作自相矛盾據揚子法言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若如晚晉本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知揚所見眞棄稷篇中多稷契之言也此篇至晉而亡今之割皐陶謨下

半篇以爲益稷者乃晚晉人所分也段玉裁曰尚書釋文云矢本又作天謨字又作謀玉裁按大禹之下當是脫二謨字鄭云大禹謨逸棄稷逸皐陶謨篇自曰若稽古皐陶至往欽哉與今文尚書同作僞者割分皐陶謨帝曰來禹爲益稷因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爲益謬矣

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澤既瀹諸夏乂安

○徐廣曰橋一作樠

漢書溝洫志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

案史記漢書引禹別九州云云並冠以夏書是自禹抑洪水以下皆稱禹貢篇之序也浚古文尚書作濬史漢均作浚此今文也尚書釋文云貢字或作贛按前後每篇之敘必言作某篇此敘任土作貢正義引鄭注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則是任其土之所生以作貢物非謂作禹貢之書也然則此篇之序蓋有闕文矣段玉裁云任土作貢之下疑當有作禹貢三字是也

尚書大傳夏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脅北海魚劍魚石出填擊

閻河魚江鱘大龜五湖元唐鉅野菱鉅定贏濟中詹諸孟諸
靈龜降谷元玉大都鱘魚魚刀咸會於中國○注云言德廣
之所及所貢物魚須今以爲簪又魚目今以雜珠魚革今以
飾小車纏兵室之口員古以爲貨魚劍魚兵如劍也魚石頭
中石也出瑱狀如凝膏在水上擊閻狀如鮨魚大五六尺魚
當作鼉鼉狀如蜥蜴長六七尺鱓或爲鱣鱣鯉也五
鼉也鱓或作鼉鼉狀如
湖揚州浸也今屬吳鉅野大野也魯藪今屬山陽菱芰鉅定
澤也今屬樂安所有故縣則屬齊贏蝸牛也詹諸蚕黽也孟
諸宋藪也龜俯者靈周禮天龜曰靈屬降讀如旄降之降或
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大都明都鱘魚今江南以爲

鮑魚魚刀魚兵如刀者也言德能及之異物來至也
又曰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夏本紀曰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
○集解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國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
地○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
云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
同耳○索隱曰夏啟所伐鄠南有甘亭
案尚書正義引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此據周禮士
師之職以五教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
之於會同爲說也段玉裁云史記正義引訓纂者姚察漢

書訓纂也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作五子之歌

夏本紀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作五子之歌○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須止也說文立部云頴待也从立須聲馬以須訓止與待義近字當作頴爲正作須者猶借字也正義引鄭云避罪於洛汭

國語楚語士亹曰啟有五觀○韋昭注曰五觀啟子大康昆弟也觀雒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傳曰夏有觀扈

案史記魏世家正義云觀夏啟子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

夏衰滅之矣元和郡縣志觀城下同

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雒汭是謂五觀

屈原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夏康啟子太康也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此逸篇也

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惠氏定宇曰乃當作子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

翼章聞於大惠云當作天用弗式惠棟以爲此逸書敘五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五子之歌墨子引其遺文周書錄其逸事與內外傳所俑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依以爲說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喬樅謂王逸言夏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欲與墨子非樂篇合言太康失國之事與逸周書嘗麥解合據此知今文尚書家師說相承如是梅賾僞五子之歌其

誣不待辨而明矣

又案楚詞離騷啟九辨與九歌兮王逸注曰啟禹子也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志績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敘而可歌也又天問啟棘賓商九辨九歌王逸注曰棘陳賓列也九辨九歌啟所作樂也言啟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惠棟云尚書大傳言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注曰四章皆歌禹之功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啟樂矣江聲云言禹樂者蓋字誤也當與天問注同以爲啟樂案山海經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郭璞注曰皆天帝樂名也

開登天帝而竊以下用之也宋洪興祖引以補注離騷謂
屈原引用此事亦以爲如山海經說則人世之得有此樂
自開而始開卽啟也則以九歌爲啟樂可也
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夏本紀曰帝仲康時義和湎淫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集
解鄭元曰胤臣名
案此篇書序不言何時據史記所載則在仲康時也鄭注
以胤爲臣名顧命胤之舞衣鄭注亦以胤爲人名攷漢書
古今人表胤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胤而不稱胤侯
是胤爲臣名信矣僞孔氏以爲國名云胤侯命掌六師此
妄說也段玉裁曰鄭云胤征逸尚書正義曰鄭注禹貢書
序引胤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然則此篇逸書鄭君固
得見其文也郭璞注爾雅亦引逸書曰釗我周王作釗亦
尚書之異文
續漢書律麻志曰夏后之時義和淫湎廢時亂日允乃征之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集解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孔安國云契
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正義曰括地
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
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
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都之按亳偃師城也商

邱宋州也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索隱曰誥一作告上云從先王居故作帝告孔安國以爲作誥告先王言已來居亳也

案八遷尚書正義據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有此四遷其餘未聞路史亦止云八遷可見者蕃砥石商商邱鄴亳也先大夫左海經辨云案史記舜封契於商鄭君書注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路史後紀十注契所封乃華陽鄭縣有檪都城故蕃邑也水經注引世本謂契居蕃是矣水經注闞駰云蕃在鄭西然則今檪城是此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昭明契子砥石地名今無攷此二遷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云昭明復居商此三遷也左傳相土居商邱世本同相土昭明子商邱縣屬河南歸德府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竹書紀年亦云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於商邱此四遷也紀年又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徐文靖竹書統箋以此商侯爲子亥殷之號自此始世本亦云子亥遷殷可證史記冥生振卽子亥也此五遷也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世本亦云孔甲時復歸商邱統箋以此殷侯當是湯祖父主壬及主癸此六遷也紀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復遷於亳此七遷也續漢志魏郡鄴劉昭

汪引帝王世紀云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路史國名三云鄴上甲微居即桐也今湯陰有司馬涓司馬邨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甲爲太甲爾此八遷之事也

六國表序曰湯興於亳○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

地理志曰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與班志合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偃師下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湯祠據此諸說則偃師實爲湯之所都矣尚書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洛邑是指偃師在洛之西也從先王居者江聲云亳近商地商故偰所封也偰後子孫數遷皆遠於偰之故居湯始居亳乃爲近之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偰也稱先王者詩長發云元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契也蓋子孫有天下頌其先祖稱之爲王猶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皆稱其先公爲先王也告史記作誥古今字也鄭注禮記緇衣云告古文誥然則告爲古文誥乃今文也長發云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簡狄生偰乃黑帝之所感生故云黑帝謂北方水帝叶光紀也從先王居當告先王篇名帝告則幷告所自出之帝謂感生帝叶光紀非謂帝嚳也或以帝告爲帝嚳然帝嚳都亳經傳無明文也

尚書大傳殷傳帝告篇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案此帝告篇之佚文也王鳴盛曰此伏生於尚書二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故於殷傳載之攷伏生嘗爲秦博士尚書百篇之文固所肄業者卽所壁藏亦全書也迨其後求之則已亡逸僅得其完者二十八篇故此帝告篇與九共篇之佚句皆載於虞夏傳及殷傳中亦存什一於千佰之意也喬樅謂史記無釐沃篇目據汨作九其稟飫序帝釐下土馬云釐理也則此釐字亦當謂治理亳之土地飫說文云从食芙聲沃說文云从水芙聲韋昭汪魯語沃土云沃肥美也飫字說文訓飽飽滿之誼與肥美近釐沃名篇猶之汨作稟飫蓋謂治理亳土使之肥美云爾

公羊傳隱元年徐彥疏尚書大傳曰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

攷工記輿人疏尚書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文選李善注尚書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朱軒○注云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

又引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有飛軨○注云如今窗車也太平御覽布帛部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衣繡先大夫曰案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畧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軨不得飾車駢馬衣文繡既命然後得以旌有德據二書所言皆本

伏生大傳二書皆云湯令則知此文在殷傳無疑矣此足以補傳之闕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案孔壁古文尚書增多之篇無湯征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乃殘章零句或亦如九共帝告之佚文載於伏生大傳中故太史公據之而錄入殷紀與孟子書所言葛伯放而不祀及仇餉事當亦在此篇中也

孟子梁惠王篇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又引書曰傒我后后來其蘇○趙岐注曰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傒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葛伯仇餉○趙注曰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又引書曰傒我后后來其無罰○趙注曰書逸篇也

案段玉裁云此湯征篇之文決可知者作僞者誤系之仲虺之誥矣趙氏不云亡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於亡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

女鳩女房

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

女鳩女房

案尚書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亡篇舊解

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正義曰鄭序以爲虞夏書二

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

於鄭元爲商書據此是古文尚書敘房字作方也僞孔本

湯字作亳遇上多有乃字是衍文

尚書大傳曰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爲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

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爲湯見貢

於桀不用而歸湯

案伏生大傳云古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制湯爲夏之

諸侯故貢伊尹於夏邠卿注孟子蓋用今文尚書家說

孟子萬章篇趙注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

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也千駟

雖多不一盼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湯聞其

賢以元纁之幣卑往聘之囂囂然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

憂哉樂我堯舜之道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

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思念不以

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己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

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

淮南修務訓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安也

三國蜀志注引魏略王朗與許靖書曰昔伊尹去夏而就商猶耀德於阿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殷本紀曰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桀敗於有娀之虛犇於鳴條

案淮南王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高誘注云焦或作巢又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尚書正義引鄭注云鳴條南夷地名攷史記言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舜卒於鳴條則鳴條近蒼梧是南夷之地也

尚書大傳曰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是亡○注云故爾窮其近也梁讀爲掠

又曰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入譯來朝者六國漢南諸侯問之歸之四十國

又曰景亳之命費昌爲御

尚書大傳曰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

在余一人○韋注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辭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予一人余一人有皇無皇萬夫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

墨子尚賢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案尚書正義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今文尚書之篇次未知與鄭本古文尚書同否也此篇敘據史記所載有湯把鉞以伐昆吾語與古文尚書敘文異或亦今文三家敘與孔壁古文本不同之例未可知也

淮南修務訓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又本經訓曰桀爲瑤室瑁臺象廊玉牀擾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室

又主術訓曰桀之力制觥伸鉤索鐵歙金推移大犧水殺魚鼈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白虎通三軍篇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正何質家言天命己成己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己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

告於皇天上帝此篇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

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牲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罪我身之過疏引鄭元論語注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王鳴盛曰鄭注周禮以皇天大帝祀於圜丘五方帝祭於郊其牲色亦各異因推周禮以說商事商人所用牲色亦與周同此係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之事故總告五方之帝其牲色不

主當方亦依皇天大帝而用元元卽蒼也此節據孔安國以爲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爲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也鄭以爲總告五方帝故用元而孔以爲牲色無郊丘之別未變夏禮而用元是鄭與孔異者也韋昭注周語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然則此節爲湯誓之逸文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僞作古文者乃妄掇湯誓逸文以入湯誥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眞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亡猶畧見於史記殷本紀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喬樅按詩閟宮正義引論語說以爲舜受終於文祖總祭五方之帝是舜之命禹之受終總祭五方帝因有虞氏之禮也至湯受天

命又因於夏禮其時尚未改易服色故仍用元牡耳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及朕躬有罪數語蓋亦古昔相傳告天之詞故禹湯承用之漢書于定國傳永光元年上報定國曰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不著何經篇目後漢書陳蕃傳言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證古有此語爲王者罪己之詞也又攷墨子兼愛篇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上天后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案呂覽云云與墨子言今天大旱正合然則朕躬有罪數語爲古來天子罪己之詞愈益明矣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在下非助我者也蓋亦相承用之攷桓郁傳郁嘗教授和帝尚書以長樂少尉入侍講則和帝詔語當亦本於歐陽尚書說也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嵕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殷本紀曰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嵕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案僞孔傳本湯下有遂從之三字史記所載無之則僞孔

本非也堯典正義稱鄭注書敘中逸書二十四之目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與史記所紀次序不同蓋今文古文之異今此依史記殷本紀之次錄之堯典正義又稱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案孔氏古文有伊訓篇鄭君及見之故得引其文今則亡矣孚即俘古文之消借載孚在亳即俘厥寶玉也三毀國名續漢書郡國志云沛陰郡定陶縣有三毀亭是其地也毀亦殷之消借字作朡者孔壁中古文也尚書釋文云誼本或作義按古今人表有義伯中伯是今文尚書作義字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殷本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案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攷伏生大傳言湯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是湯之欲遷社以旱故也僞孔傳以爲湯革夏命遷社妄矣鄭康成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桓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也疑至臣扈史記無此篇目書疏謂當是二臣名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又引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漢書郊祀志湯伐桀欲毖夏社不可作夏社迺毖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曰連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

不止故遷桎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師古曰畧古遷字夏社尚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

案郊祀志與殷本紀合應劭注亦與鄭康成合是知皆本今文尚書說也此先後之次依史記先湯誓次典寶次夏社僞孔傳以夏社列湯誓前既與鄭本乖異又與史記不合於今文古文皆無所徵非其舊之篇次也

尚書大傳曰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說苑君道篇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耶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

論衡感虛篇曰傳書言湯遭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夫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悅時雨乃至

論衡感類篇曰湯遭旱自責以五過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而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然而前旱後雨者自然之氣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意上疏曰昔成湯大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又楊賜傳曰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三國志郤正傳正釋讖曰陽盱請而淇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殷本紀湯歸至於泰卷陶中虺作誥○徐廣曰一無此陶字

○索隱曰鄒誕生卷作詷又作洞則卷當爲坰與尚書同其下有陶字者是衍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旁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

案江聲云尚書大坰即史記泰卷大讀當爲泰坰聲轉爲卷也閻若璩云仲虺之誥左傳作仲虺之志史記作中虺

司馬貞注音壘蓋虺有二音也

春秋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下言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亦承上文而釋之

襄三十年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下言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亦承上文而釋之

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此闕括八字爲四字下文兼弱也三字武子釋書也

墨子非命上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上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伐之當是式是二字之譌中篇下篇皆作式是可證

非命中於先王之書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惡用闕師（闕當爲厥字之譌帝式是惡惡亦增也訓誼同）用字下疑脫爽字非命下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增當爲憎字之譌非命中云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案段玉裁云此皆作僞仲虺之誥者所本也鄭云仲虺之誥亡蓋孔壁古文亦無此篇故言亡耳王鳴盛曰以墨子引之之複如此釋之之確如此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曰爽明也用明其眾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且非獨誤會用爽厥師而亦誤用式商受命放周書立政篇云帝欽罰之乃仵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言我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非仲虺之誥竟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如此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一吾是以云韋昭注曰爽當爲喪字之訛也觀此益見爽明也之訓非是

仲虺作誥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夏之興有任奚爲夏車正以封於薛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殷本紀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政）女毋我怨以令諸侯

案鄭云湯誥逸王鳴盛曰史記所載湯誥乃孔壁逸篇眞古文今湯誥後人假託也段玉裁曰此或從孔安國問而得或從他采錄皆未可知如九共帝告佚句甄綜於伏生也

尚書大傳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伊尹作咸有一德

殷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次湯誥後毫典正義云孔以案史記錄書序以咸有一德次湯誥後毫典與史記同今文古文次第皆如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咸有一德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是鄭本之篇次與史記同今文古文次第皆如此自是成湯時所作僞孔氏以爲伊尹訓太甲語次於太

甲之後謬矣

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曰吉當爲告古文誥句絕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句絕今亡

案段玉裁云以爲咸有一德者記曰尹誥書序則謂之咸有一德也以四字適相合知之也是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之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嘗全見十六篇也作僞者以緇衣前二語系之本篇以後三語系之太甲異哉

又案鄭注禮記引尹吉云尹吉亦尹告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亡據鄭注尹吉卽尹誥尹誥卽咸有一德則先見於西邑夏三句亦卽咸有一德之文王鳴盛曰鄭氏所傳眞古文尚書增多十六篇中有咸有一德蓋據古文爲說也且其次第與晚出僞傳不同而於史記殷本紀湯誥之下卽云伊尹作咸有一德正合惟鄭注書序於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要之王肅注言君臣皆有一德是紀載湯君臣同德之事如明眞喜起相似者斷斷與太甲無涉矣作僞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將

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入太甲朝陳戒於太甲小司馬信僞書反據之以駁史遷紀於成湯朝爲顚倒失序良可笑也喬樅謂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君釋尹告能訂正其譌誤者蓋本今文家相承之師說也伏生所傳尚書以教於齊魯之閒者雖僅存完帙二十八篇然百篇之書序首尾完好尚畧具其梗概又百篇經文伏生素所誦習篇雖脫佚而其大恉伏生尚能言之故佚文遺說時掇拾而篹之大傳惜大傳一書殘闕過甚故無可徵證耳

咎單作明居

殷本紀咎單作明居○集解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

案禮記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又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司空明民居之法也王制鄭君注以爲殷制則所云云卽此經之事矣

鄭注尚書敘云明居亡

成湯旣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殷本紀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集解鄭元曰肆命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案據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

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所載殷事與孟子合僞孔傳乃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孔疏曲附傳說反謂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述史遷之言爲疎不亦愼乎

漢書律厤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旣歿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

案孟子萬章篇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尚書正義又引鄭注典寶序引伊訓云載孚在亳攷鄭注尚書序云伊訓逸肆命徂后亡是伊訓肆命皆在孔壁古文逸書十六篇之內非獨劉歆及見之卽鄭君亦及見之也段玉裁云按孟子劉歆所引作僞者之所本也

史記三代世表序曰孔子序尚書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

案尚書序惟伊訓紀太甲元年泰誓紀維十有一年武王戊午師渡孟津是其餘多闕也

後漢書崔寔傳實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孟子萬章篇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注曰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

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
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案伊訓篇孔氏古文尚書逸十六篇有之孟子所引伊訓
其文當具在逸篇中也
漢書律厤志三統厤伊訓曰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
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
之服以冬至越紼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
歲也
案江聲曰孔氏古文實有伊訓篇歆與父向領校秘書親
見孔氏古文所引之文實可據信而其解說則大謬也孟
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
覆湯之典刑然則太甲元年湯與外丙之服皆除之久矣
況太丁之歿又在其前乎歆言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誕
妄甚矣資讀當爲咨十有二牧之咨牧諸侯也方明者上
下四方神明之象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
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
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
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然則方明
即明堂六天堯典所謂六宗也太甲除喪即位以月朔行
吉禘之禮宗祀成湯於明堂以配上帝太丁外丙仲壬亦
從而與享焉祀畢乃見諸侯遂率之以祀方明也堯典舜
即眞而咨詢岳牧此太甲即位而誕咨有牧其事正同方

明之木六色以象其神六玉以禮之據此則方明者即今文家所說堯典六宗所謂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也覲禮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四傳擯乃後云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則是既朝覲而祀方明也案堯典舜受終於文祖而禪於上帝又禮於六宗茲太甲即位而祀成湯以配上帝又祀方明方明即六宗則此祀禮同於堯典劉歆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則合上帝方明爲一祭據堯典知其非矣喬樅謂馬融書敘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是都尉朝庸生等所傳古文逸篇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義故雖以歆之好古文而師承既闕則亦無從能通其誼臆爲之說輒滋舛繆耳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集解鄭元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案孟子萬章篇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史記所紀太甲事與孟子合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即書序所云思庸者是也

漢書王莽傳曰昔成湯既沒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
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
禮記表記篇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
方
緇衣篇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
度則釋○又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
大學篇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孟子公孫丑篇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
案逭活字異而音同鄭注書序曰太甲三篇亡禮記孟子
所引皆太甲三篇遺文佚句之散見者也
孟子萬章篇趙注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
於桐邑太甲居仁遷義自怨其惡行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
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說苑敬愼篇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
不能殺也故妖孼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天所以
警士大夫也故妖孼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
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
案論衡感類載太戊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大戊思政桑
穀消亡謂災變天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
之至意也與說苑語意正同
論衡感類篇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太平湯死復
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

尹格於皇天

案王充所述乃今文尚書說其言與史記同是史記所載皆據伏生傳及歐陽說也

後漢書董卓傳盧植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故有廢立之事三國魏志注引盧植曰案尚書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殷本紀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案尚書正義引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史記正義又引帝王世紀云伊尹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攷論衡感類篇言百兩篇伊尹死大霧三日然則皇甫士安所載乃出漢東萊張霸所造百兩篇非今文尚書說也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閒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作伊陟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殷本紀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而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大戊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集解鄭元曰兩手搤之曰拱○馬融曰艾治也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
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本枯
藝文志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雊雉登
鼎武丁爲宗
案史記載沃丁崩弟大庚立大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
雍己立雍己崩弟大戊立是大戊爲大庚之子沃丁之孫
漢書古今人表云大庚沃丁弟小甲大庚子雍己小甲弟
大戊雍己弟與殷本紀合史記三代世表又以小甲爲大
庚弟則是沃丁至大戊五傳皆太甲之子攷沃丁在位二
十九年大庚在位二十五年小甲在位十七年雍己在位
十二年至大戊立時中閒相距八十三年則大戊不得爲
沃丁之弟太甲之子明矣世表蓋傳寫有錯誤當以殷本
紀及漢書古今人表爲據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大戊大甲
子甲當作庚王鳴盛謂世表及馬注皆據世本以殷本紀
爲偶誤然世本之文無徵何所攷證而懸揣以爲當然其
說非是
又案江聲云殷本紀作咸艾之下有作大戊三字大戊篇
名也因下大戊贊於伊陟疊大戊字而脫但如此則百篇
之數多一數殷本紀云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
作原命依史記則書序作伊陟原命原者再也因其讓而
再命之也伊陟原命四字爲一篇適得百篇之數也段玉
裁曰按馬融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原命爲

二十四逸篇之一馬實親見而云然原命者命原非命伊陟也史記云作咸艾作大戊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史記脫作伊陟三字賸作大戊三字字數適相當實轉寫之譌不得緣誤立說凡書序有佚其序僅存其目者如作伊陟絕句原命別爲一句其所以作原命者未著也作夏社絕句疑至臣扈不上屬所以作疑至臣扈亦未著也喬樅謂段說是也鄭注書敘云伊陟亡原命逸一亡一逸分析甚明原命在逸十六篇之內馬鄭皆親見孔氏逸書與伊陟篇實判爲二馬所云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此必尚書家師說然其篇既存則梗概亦可粗知之且亦安知非今文書序中三家所傳自伏生者具有此說如九共帝誥等篇大傳尚錄其大指乎叔湛之說吾無取焉

郊祀志曰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庭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穀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伊陟大戊臣伊尹之子因此作咸乂四篇事見商書序其書亦亡逸也

說苑君道篇曰殷大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案韓詩外傳亦記此事作湯時問於伊尹尹對云云則桑穀之生殷朝蓋三見矣

又案論衡感類及帝王世紀亦以桑穀共生爲大戊事攷漢書五行志又引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生殺之柄失而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案伏生尚書殷傳亦言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是大戊武丁皆有其事故劉向著說苑亦兩載其事劉所錄當卽本之書傳也呂氏春秋又言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然則殷時此祥三見信有之矣

仲丁遷於隞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乎邢作祖乙

殷本紀中宗崩子仲丁立帝仲丁遷於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邢帝仲丁崩弟外壬立仲丁書闕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索隱曰隞一作囂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也

案隞卽敖也詩小雅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水經注云洈

水東逕敖山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是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僞孔傳乃云圮於相徙於耿顯違書敘非也段玉裁曰按說文邑部曰邢鄭地有邢亭也从邑井聲祖乙所遷當正是此地此字今史作邢今說文邢音賢經反皆非是集韵三十九耿曰邢地名通作耿本史記也

殷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殷庚三篇

殷本紀帝殷庚之時殷已都河北殷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民咨胥怨不欲徙殷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陟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殷庚崩百姓思殷庚乃作殷庚三篇○集解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

案左海經辨曰五遷篇相耿見書敘竹書紀年仲丁自亳遷於囂又云河亶甲元年自囂遷於相祖乙元年自相遷於耿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八年城庇其後祖辛開甲史記作沃甲祖丁皆居之又南庚三年遷於奄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者或以商嘗遷此乎後陽甲居之又殷庚十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然則考之紀年自湯至殷庚十九世凡七遷亳囂相耿庇奄殷也湯自商邱遷亳在夏帝癸十五年爲成湯元年及卽位因居之

歷大戊凡八世百七十五年開國定都久歷年所不宜以
受命興王之地幷入五遷之數書所謂五邦蓋斷自湯有
天下後言之囂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是爲五遷路史云
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與般庚之兩都足之誤矣
或更以五遷皆出般庚尤妄至書傳疏幷數般庚居亳時
般庚居奄方與臣民謀徙且經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於
古安得以己之欲遷充其數乎

又案尚書正義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殷在鄴
南三十里東晉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
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
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殷玉裁

已按此晉書所謂晉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
證也唐初尚存今則亡矣與古文同謂與汲冢古文同也
今本注疏誤衍作不同今本紀年作自奄遷於蒙北曰殷
正義云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
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
作始字知東晉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玉裁按此數語
爲淺人妄改不可讀依宋槧本云治皆作亂字見汗簡集
韻古文四聲韻羣經音辨此知作正義時原有將古篆寫
成之古文尚書即流傳至郭忠恕定其釋文晁公武得本
鐫諸石薛季宣作書訓者然其源流未可信陸氏所訶爲
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耳東廣微當晉初未經永嘉之亂

或孔壁原文尚存秘府所說殆不虛鄭注尚書或依今文讀始宅爲治亳如徵庸三十易爲二十未可知也廣微所見壁中本作始而他本作治正與咎繇謨篇始滑治習相類又可以見壁中古文始治相似斷非作亂或云古文尚書始作亂則與亂相似然始作亂者亦汗簡云爾無以知壁中本必然也又周禮大祝注曰誥謂康誥般庚之誥之屬也玉裁按左氏傳云般庚之誥太史公曰般庚三篇漢石經三篇交接處皆空一字蓋今文尚書於合一之中未嘗不分別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

殷本紀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官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集解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正義曰地理志云傅險卽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索隱曰舊本作險亦作巖也

楚語韋昭注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

潛夫論夢列篇曰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是

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

案說文㝱部云㝱營求也从㝱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㝱求得之傅巖巖穴也許君所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營求作㝱求此據古文尚書也史記錄尚書作營求是據今文尚書韋昭國語注所引書序今文尚書之序也㝱从㝱从人在穴上謂舉目使人搜索至於穴中也會意字也營求者規畫而求之也㝱訓營求故今文以詁訓字代之此與古文高宗夢㝱說今文作得說皆一例也衆經音義卷一曰衞宏詔定古文官書㝱得二字同體說文㝱取也尚書高宗夢㝱說是也元應引書序作㝱說此據古文也諸書所引皆作得說據今文也說文見部云㝱取也彳部云得行有所㝱也以㝱訓得字異而訓義通以營訓㝱亦字異而訓義通也陸氏釋文所見馬鄭王本尚書皆作得字營字故無同異之文蓋由魏晉以來轉寫者改從今文耳王鳴盛曰荀子非相篇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鬐楊倞注曰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之形狀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江聲曰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州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是傅說在北海之洲也喬樅謂史記言說爲胥靡攻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說以胥靡而庸築故墨子亦云圜土之上與史記正合

禮記文王世子篇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
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
學記篇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
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又兌命曰斆學半
又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緇衣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
省厥躬○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
高宗尚書篇名也
又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句絕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
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云純或爲煩

案禮記所引皆說命三篇之佚文也鄭注一則言傳說之
所作一則言作書以命高宗是三篇皆爲傳說語與僞古
文尚書異也禮記六引皆作兌說從兌聲兌蓋卽說之消
借字

尚書大傳殷傳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
案鄭注尚書敘云說命三篇亡伏生殷傳所引亦說命之
佚文如九共帝告之錄於虞夏傳及殷傳中也
國語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
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
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
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

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
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
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
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得以爲輔又恐
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無余棄也○韋
昭注曰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通于神明謂夢見傳說
入於河遷於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都亳也默諒闇也思
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患患其
不言令命也稟受也作書以書解卿士也賈唐二君云書說
命也昭曰非也此時未得傳說礪使磨礦己也天旱自比苗
稼也三日以上爲霖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以藥喻
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已急也瘳愈也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
地必傷也公羊書曰苔藥不瞑眩不瘳不可以治病

潛夫論五德志篇曰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
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象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與胥靡
築於傅巖升以爲太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勑
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
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
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案鄭注書序云說命三篇亡王符所採當是據伏生大傳
所載佚文也魯語武丁於是作書曰云賈唐二君皆以

書爲說命賈治大夏侯尚書其言必有所本說命三篇雖亡然伏生爲秦博士在未焚書之前尚書百篇固所肄業者迨漢興伏生求其壁藏書已亡十七八而百篇之序則固與所存遺書二十八篇同以教授齊魯之閒故亡篇之佚文賸句往往綴緝於大傳中賈君之言蓋本於今文家師說相傳如是也而韋昭謂此時未得傳說以賈唐二君言爲非不知般庚三篇亦係後所追述且非一時之事則說命三篇亦何不可追敘未得說以前事乎韋說泥矣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注曰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後漢書崔駰傳駰達旨曰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

申鑒雜言篇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葺疑亦聳字之譌疾厲矣哉

案申鑒言殷高宗能葺其德葺疑亦聳字之譌

三國志管甯傳太僕陶邱一等薦甯曰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以卜良佐

三國魏志管甯傳注引甯上書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王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

宗之訓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呴

又曰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速也

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己乃

訓王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

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有蜚雉登鼎耳而呴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呴祖己

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

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

按尚書正義引鄭注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

而鳴象視不明矣天意若曰當用三公之謀以爲政鄭君

此注用洪範五行傳以爲視不明所致亦今文家說也登

古文尚書作升

郊祀志曰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

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

藝文志曰雊雉登鼎武丁爲宗

禮記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注云名篇在

尚書

案鄭注尚書序云高宗之訓亡江聲曰坊記所引高宗云

當是此高宗之訓也喬樅攷尚書大傳說高宗之訓以桑

穀共生事系之武丁故五行傳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皆

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
蓋今文尚書說如是也
尚書大傳曰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
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
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
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
注云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此木也而
云草未聞劉向以爲草妖六國皆九州之外國也
論衡異虛篇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
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
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
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桑穀亡
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
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祖己之言修政行仁桑穀之妖
亡諸侯朝而年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夫
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王出乎高
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
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
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
己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時有雊雉升鼎而雊祖己以
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周時天下太
平越裳獻雉於周公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

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朝
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
又狀留篇曰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
大戴禮少閒篇曰成湯年崩殷德小破二十二世乃有武丁
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德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
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說苑君道篇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
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
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己桑穀
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
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
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又敬愼篇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
能殺也昔者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
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
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
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
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逭
論衡順鼓篇曰殷大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

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
亡享國長久

殷始咎周周人乘耆祖伊恐奔告於紂作西伯戡耆

殷本紀曰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
告紂○徐廣曰飢一作阮又作耆

周本紀曰西伯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

案宋世家飢作阮徐廣曰阮音耆攷尚書大傳作耆然則
史記一本作耆與大傳合當從之詩文王正義引鄭注云
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
拘於羑里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
釋而伐黎黎即耆也紂古文尚書作受釋文引馬融曰受

讀曰紂正義引鄭注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號曰受德時
人傳聲轉作紂爾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攷史記言帝乙
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故鄭以為聲轉作紂也
尚書大傳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
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皆天
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
其子曷往

又曰周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父曰望釣得玉璜刻
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注云釣得魚中得玉
璜也佐檢猶助提者取也半璧曰璜

又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

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閒田

又曰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羑里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

又曰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者相與學訟於太公望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酌酒切脯除師學之禮約爲朋友曰嗟乎西伯賢君也遂與三子見西伯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

又曰太公之羑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駿身朱鬣雞目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紂大悅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六年伐崇則稱王○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翰毛之長大者渠車罔也

又曰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

大戴禮少閒篇曰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虐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之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

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愼
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伐五國必先詢
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
吉戰則勝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
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宋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
太師少師太師以為死不如去遂亡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據西伯戡耆祖伊云天既
訖我殷命是天廢殷之命又云惟王淫虐用自絕是由紂
之自絕於天故紂以廢天命為言也段玉裁曰錯馬云廢
也則讀倉故反錯與措古通用說文手部云措置也置與
廢義同如廢六關卽置六關是也既錯天命謂盡廢天命
盡廢天命者天命盡去也

吳縣吳大彬
新陽汪之昌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卅二下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尚書序

今文尚書二十九二十九之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大誓三篇

周本紀曰武王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盟津諸

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於衆庶

案詩正義引鄭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序言

一月周以建子爲正殷以建丑爲正周

之一月卽殷之十有二月也盟今本尚書作孟此衞包所

改也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此孟字亦衞包所改春秋所謂向盟是

也於孟地置津此及下孟字謂之孟津段玉裁云此蓋尚亦當作盟書作盟與左傳合故引左氏爲證不爾則當發明盟與孟古音同用之恉此義疏之體例也又大誓各本作泰攷僞孔傳云大會以誓衆王肅注曰以大道誓衆則其字本作大可知正義曰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據此正義似顧彪當隋時經已作泰而以俗說解之大讀爲太而訓爲大之極太與泰同用此俗說然則知古文今文皆止作大誓史記作泰亦出後人所改矣

漢書律厤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於孟津

案志以伐殷觀兵爲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孟津爲十三年事與史記異說已見前大誓篇

白虎通誅伐篇曰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

尚書大傳周傳大誓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子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於先祖之遺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注曰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

尚書大傳又曰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鼗音後漢書劉陶傳武旅有鳧藻之士錢氏曉徵曰鳧藻卽鼓譟文異義同也杜詩傳將帥和睦士卒鳧藻魏志文帝紀注臣妾遠近莫不鳧藻亦用斯語也師乃慆前歌後舞○注曰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

案段玉裁云此不言書曰而亦大誓文也大誓既後得於民閒則伏生所無而大傳有其文者蓋如鄭君之言生終後張歐陽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也大誓不俟武帝末始出此其一證

又案詩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喬樅謂此鼜譟作鼓譟孳孳作孜孜是也

所載今文異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注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

案段玉裁云此卽尚書大傳之周公曰茂哉茂哉也復茂同在古音第三部伏生董子同一今文尚書而字異攷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是年武帝卽位財七年耳而董子已引大誓然則劉向歆謂出武帝末者誤也

漢書終軍傳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案傳言對奏上由是改元爲元狩段玉裁云按是年武帝卽位之十八年軍已引大誓則不得云武帝末乃出也

周頌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正義曰此皆尚書文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令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鳴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鳴當爲鴟鴟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

案書正義引馬融書序曰大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段玉裁曰尚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書傳皆作烏此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鴟此孔壁中本也

馬曰鵰鶚鳥也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鵰當爲雅雅烏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烏者雕與雅形略相似故云當爲雅而訓烏也賈逵奏尚書疏云尚書正義卷二流爲烏此蓋分析烏雕異字之語達所撰歐陽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三卷唐初已不在而奏上之疏尚存孔沖遠得引之

趙岐注孟子離婁篇曰書曰大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案禮記檀弓上正義曰大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又詩大雅文王序正義引大誓說武王升冊（疑舟之誤）稱大子得魚卽云王俯取又大明正義引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又魯頌閟宮正義引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喬樅謂孔之所引亦皆據馬鄭本所注古文大誓也王肅所注尚書亦與馬鄭本同

周禮大祝注曰書曰王動色變○賈疏曰按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

案大祝疏又引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又伊耆氏疏曰今文大誓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賈之所引大誓皆據馬鄭所注本古文尚書也

詩小雅鴻雁箋曰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曰今大誓文言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

政有安居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

案段玉裁云正義所引此必鄭注大誓之詞也

詩譜序曰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正義曰大誓說

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案詩小雅正月正義亦引尚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是古文

與今文同攷說文三篇支部孜字下曰孜汲汲也从攴

子聲周書曰孜孜無怠此據古文大誓也故與史記所載

今文作孳孳者異又十一篇水部涘字下云涘水厓也从

水矣聲周書曰王出涘又十二篇手部搰字下曰搰掘也

从手曷聲周書曰師乃搰搰者抽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

旋右搰許引周書師乃搰卽尚書大傳大誓之師乃惛也

鄭注大傳曰惛喜也大傳字从心說文引書字从手是今

文古文之異字異而訓亦不同也段玉裁曰此引周書而

釋之明周書搰不訓掘如闔者升雲半有半無聖者疾惡

也同一文法古音抽搰同在第三部明此搰爲抽之段借

又引詩以證之也詩淸人之搰亦訓抽今本徑作抽字則

以訓故字改其本字也大傳本不與孔壁本同許所偁者

孔壁本也如鵂鳥之異

又案段玉裁云馬鄭王所注所引許叔重及孔穎達賈公

彥所引皆古文尚書之大誓也唐人以僞孔之大誓爲古

文則不得不呼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爲今文大誓如

以僞孔之二十五篇爲眞古文則不得不呼馬鄭二十四

逸篇爲張霸僞書矣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

尚書泰誓之辭

又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

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案此所引書共二十五字上十字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

辭下十五字師古云亦泰誓之辭也段玉裁曰此正分別

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小顏時大誓見存或譏其指牧

誓爲大誓非也

又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谷永對曰

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

曰周書泰誓也

又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

亡窮○師古曰今泰誓之辭

白虎通諫諍篇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說苑臣術篇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

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

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

者退

案元朔元年是武帝卽位之十二年其時已稱大誓則非

出於武帝末年此又其一證也段玉裁曰史記漢書白虎

通說苑孟子注所引皆後得之大誓也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尚書正義卷一劉歆七略語與別錄同惟讀作讚文選四十三注）移書讓太常博士曰大誓後得博士習而讀之馬融書序亦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按後得之大誓與伏生二十八篇統爲歐陽夏侯尚書若顏師古司馬貞所見者則馬鄭本之古文大誓而謂之今文大誓者謂僞古文大誓三篇唐已後既亡諸所引者皆散見於舊籍後得之大誓三篇唐已後既亡諸所引者皆散見於舊籍者也大誓伏壁無之武帝以與博士讚說傳以教人合二十八篇總之二十九篇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是也於伏壁二十八篇之外增爲二十九篇此以知得諸民間之大誓統爲一篇如殷庚不分爲三顧命不分爲二也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是也古文尚書出孔壁中亦有大誓而分爲三篇合諸伏生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逸書十六篇析爲二十四共計五十八篇是以劉向別錄桓譚新論皆云五十八篇班氏作藝文志以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故云古文經五十七篇或疑孔壁無大誓三篇果爾則五十八篇五十七篇何以符合馬鄭王何以爲之注馬疑之而仍注之者夫固以壁中所有合於博士所習也馬云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

誓者甚多王肅亦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馬王此論本屬疑所不當疑而僞孔氏竊取其說乃別造大誓三篇以實彼之僞凡傳記諸子所引大誓語盡組綴其中以衒此之眞梅賾上之孔穎達疏之於是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遂廢以至於亡孔壁書五十八篇僅存三十一伏書二十九篇仍存二十九良由作正義者用孔廢鄭之故也三篇伏孔正同若孔作鵬伏作烏鄭注讀鵬爲烏用今釋古此見其字亦有異處耳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預注今尚書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昭元年傳子羽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逸書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韋昭注今周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應劭風俗通義過譽篇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萇叔曰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杜注今大誓無此語

成二年傳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管子法禁篇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韋注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

協合也襲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善美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禮記坊記篇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大誓尚書篇名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孟子滕文公篇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趙岐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

案段玉裁云趙氏但守今文尚書而不見古文尚書故云爾大誓三篇伏孔正同若三篇內無傳記諸子所引之文則周書大誓不止此三篇之故也

萬章篇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趙注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墨子兼愛下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

墨子非命上於大誓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非命中篇先王之書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

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闕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僇僔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昔

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

案閻若璩曰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墨子引大誓紂夷居一段是也今晚出古文於弃厥先神祇不祀之下增犧牲粢盛既於凶德以合箕子之言刪去天亦縱弃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別一大誓乎

尚同篇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非命下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案帝字當是商之譌

案王鳴盛曰古人文字多用韵不獨周易老子爲然其與人面語亦閒以韵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韵協太誓曰我武惟揚一段揚疆張光韵協墨子引大誓天有顯德一段亦有韵之文僞古文將天有顯德二句及上帝不順二句別移之下篇又因上帝不常二句別見墨子非樂篇已取入伊訓遂刪去之夫此二句在非命篇既謂之大誓則在非樂篇者雖不言大誓其爲大誓可知乃以大誓入伊訓而於此反刪去古書一遭掃擠遂使用韵之文盡失其本來面目矣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作牧誓

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趙注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贊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

案邠卿此注當亦本尚書今文家說攷孟子音義云犀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段玉裁曰丁說殊誤字當作犀从牛國語曰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頰犀角權衡偃月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額角犀厥地文選注引作撅地謂人叩頭似若以角發地然也說文曰厥發石也喬樅謂段說良碻孫志祖讀書脞錄載嚴照云趙注孟子有足證梅本古文尚書之僞者如此注若崩句厥角稽首句厥豎也不連崩字爲文故章指有殷氏厥角周師歌舞之語今僞古文泰誓以若崩厥角四字連文而訓厥爲其崩角之詞殊不可解漢書諸侯王表敘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文選陸倕石闕銘云厥角稽顙皆可證古讀也

孫卿議兵篇泰誓曰獨夫紂

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案梅本尚書敘作虎賁三百人百當爲千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呂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亦皆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三千以要甲子之事而紂爲禽皆與史記合後漢書順帝紀注引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其誤千字爲百與尚書序同江聲曰司馬法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稱虎賁之士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則三百乘當三千人矣宜據史記諸書訂正書敘之誤字段玉裁曰韓非子戰國策皆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惟風俗通皇霸篇云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與今本異周禮虎賁氏掌虎士八百人虎賁言其勇也蓋周以此勇士滅殷後因之設虎賁氏此時周禮未備不必泥於周禮虎士八百之數以爲之說也喬樅謂段說是也應劭風俗正失篇引尚書與序正合當以正失篇言虎賁三千人爲是皇霸篇言八百人蓋偶失檢耳

漢書律厤志云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周室

淮南泰族訓曰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風俗通正失篇曰謹案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八擒紂於牧之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

與紂戰於坶野

白虎通誅伐篇戰者何謂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說文土部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也从土母聲周書曰武王

與紂戰於坶野

案段玉裁云作紂者從今文尚書說文引說命牧誓序郎

謂之商書周書也

論衡恢國篇曰傳書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倉小兒以丹令

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民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

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

浮杵以武成言之倉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

武王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周本紀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案古文尚書敘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與史記文異此古文今文之敘有不同也獸狩古字通用

惠棟曰狩本古獸字何休公羊桓四年傳注云狩猶獸也

攷隸釋張遷碑云張釋之律忠弼之莫帝游上林問禽狩

即史記張釋之傳帝問禽獸事是碑亦以狩爲獸也段玉

裁云淮南覽冥訓云狡蟲死高誘注曰蟲狩也漢石門頌

云慈蟲孽狩即惡蟲弊獸也喬樅攷呂覽愼大篇武王克

殷進殷之遺老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殷

庚之政武王於是復殷庚之政是記政事即記殷庚之善

政而復之也書正義引鄭注云武成者著武道至此而成

逸書建武之際亡是鄭君已不及見其逸文殘闕僅存八

十二字見於漢書律厤志而已今之武成乃晉人僞作耳
漢書律厤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
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
死故言死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又武成篇曰粤
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
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已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
日庚申驚蟄四月已丑朔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
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
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
祀馘於周廟○師古注云祀馘獻於廟而告祀也
案段玉裁曰班云向子歆作三統厤及譜以說春秋推法

密要故述焉本志自此以下皆述歆說也歆時武成未亡
故傅之若班時則武成已亡矣
又案律厤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渡於孟津至庚申二月
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
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又云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
中在周二月已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
蟄四月已丑朔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
巳旁之引武成篇三月既死霸四月既旁生霸云云爲證
師古注曰亦今文尚書也不知武成篇今文尚書所無而
孔氏逸書有之則律厤志所引乃古文尚書也師古誤仞
枚本僞古文爲眞古文尚書故以此所引爲今文尚書此

大謬也

又案逸周書世俘解云時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於周廟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入戡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懸首赤旂乃於先戡入燎於周廟若翼日辛亥祀於位用俘於天位粵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戡于周廟皆與武成篇合是其事也

國語周語曰昔武王克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韋昭注曰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閒爲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星是辰星天黿次名一曰元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渡孟

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巳未晦冬至辰星與須女伏
天龜之首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故皆在北
維北維北方水位也顓頊水德之王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
今周亦木德當受殷之水猶帝嚳之受顓頊也二月周二月
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雨天地神人叶
同之應也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時也
黃鐘所以宣氣養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名此樂爲厲所以
厲六軍之眾也商紂都也文文王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
都發號施令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辠太簇所以贊陽
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三王大
王王季文王也嬴內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罪也無射所

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物亂治也柔安也

尚書大傳曰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
之未定召太公而問焉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
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
公趨而進曰臣聞之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
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
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曝乎若天下之已
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
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存者乎王之於
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

於復徵乎○注云胥餘里落之壁

案通鑑前編武王十三年引大傳此文全又記纂淵海六十一引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憎人者惡其胥餘注云出尚書大傳大戰篇是此篇皆大戰篇之文也今攷篇中有封墓表閭發粟散財等事通鑑前編入之武王十三年中疑當在武成篇伏生書經武成篇已亡僅存牧誓傳別目爲大戰篇故附載其文於牧誓傳也

又曰太公曰焉女毋歎唫女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

史記留侯世家良對漢王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大行山武王欲以爲三公固辭而不受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晉灼云桃林在宏農南閿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宏農有桃邱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

漢書張良傳良謁漢王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殷事以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息牛桃

林之墜示天下不復輸積○服虔曰鉅橋倉名也○臣瓚曰鹿臺臺名在朝歌城中○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晉灼曰桃林在宏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案諸所言疑皆武成逸篇事也

淮南主術訓曰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釋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曼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又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

說苑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眾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辟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後漢書卓茂傳光武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論衡藝增篇曰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情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如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喪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上安得杵浮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論衡語增篇曰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非其實也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流杵也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

三國志鍾會傳會檄蜀文曰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又會上言曰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征無戰帝王之盛業

三國志後主傳後主詔曰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周本紀武王革殷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釋箕子之囚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

故問以天道

宋世家武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以洪範九等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甫釋箕子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案據大傳則箕子承武王之問而陳鴻範在封朝鮮後是因箕子來朝而武王訪之也江聲云言以箕子歸者敘鴻範所由作也言立武庚者推原箕子所由歸也箕子之歸不但爲受周之封實感武王爲其君立後故也段玉裁曰三統厤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按史記謂九年觀兵十一年滅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又二年爲十三年問箕子以天道劉歆三統厤則滅紂作洪範皆是受命十三年問箕子以天道一年內事此其不同也攷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於微子按商書周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今文尚書系周書者古文尚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邊豆○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局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

武王既勝殷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

周本紀武王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餘皆以次受封（集解鄭元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

案古文尚書敘封字作邦班下無賜字分下無殷之二字邦古封字也漢書嚴助傳云封內甸服封外侯服是卽周語所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敘云邦康叔張正義曰古字邦封同是已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西旅越葱嶺而來王

尚書正義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獻見於周

案尚書釋文獒引馬云作豪酋豪也是馬鄭讀同鄭注書

攷云旅褽逸而馬鄭均知其訓者蓋此篇出孔壁中當時尚存於秘藏故馬鄭得見其文知爲獻見酋豪於周也褽豪音同古文叚借字江聲曰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彊則分其種爲酋豪是西戎無君名其長爲酋豪之明證王鳴盛曰漢書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當見又有大豪中豪小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也僞傳以爲犬犬高四尺爲褽人家常畜左傳公嗾夫褽豈遠物哉郭璞注爾疋引此孔傳其時僞書已盛行矣喬樅謂今文尚書本有百篇之序疑作褽者古文尚書用假借字其今文尚書序用豪本字故馬鄭注均讀褽爲豪豪讀從今文也

淮南要略曰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彊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閒以俟遠方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尚書正義曰鄭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

毛詩正義曰鄭注云以武王卽位來朝

案周禮賈疏引鄭尚書序注與詩疏引同江聲曰旅者遠

人之稱旅獒及旅巢命皆以旅名篇皆以遠爲義也王鳴盛曰魯語榮奔南巢韋昭注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文十二年左傳楚人圍巢杜預注云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巢伯殷之諸侯鄭說殷制無子男惟公侯伯三等荒服則無公侯概稱伯也

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

魯世家武王克殷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告於大王王季文王藏其策金縢匱中明日武王有瘳

案尚書釋文云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是馬所據古文尚書序亦與史記文同

又案三家傳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以金縢次大誥後尚書大傳次序亦然葉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故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敘百篇先後之次第據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以微子開代殷後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是書敘編次金縢仍在大誥之前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

周本紀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

魯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

東伐作大誥

案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克殷卽謂誅武庚及三監之事也古文尚書以大誥次金縢後據尚書大傳則大誥在金縢前此今文古文篇次之不同也又案版本無命字唐石經初刻有後磨改段玉裁曰正義云黜退殷君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故特言黜殷命也然則正義本有命字明矣此云將黜殷命下文云既黜殷命正相銜接釋文誥本亦作誥按汗簡集韵皆有誥字據汗簡四聲韵其字下从六非从廾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宋世家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中之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案鄭注尚書序云微子之命亡

白虎通攷黜篇曰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卽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

又三正篇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示事先祖

三國蜀志後主傳注引鄧艾報後主書曰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

尚書大傳曰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蓄蓄兮
禾黍之曀曀也曰此故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
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歌曰麥
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先大夫曰文選思舊賦注引歌作禾黍曀曀於韵不協非
也蓋緣篇首云云而誤當從學齋佔畢所引作油油與仇
協韵禮記正義引禾黍之油油爲箕子歌亦誤禮記正義
是據史記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大傳以爲微子且稱父
母之國尤爲有理不知司馬子長何所据而與書傳抵梧
邪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以饑周公於東土作

饑禾
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作
嘉禾○徐廣音義曰歸一作饑
魯世家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饑周
公於東土作饑禾（案母疑是晦之壞字）
韋昭國語注曰異畝同穎
案古文尚書序作歸禾歸饑二字古相通如古論語作
饋魯論語讀饋字爲歸是其證也歸饑古今文之異史記
據今文尚書本用饑字而周本紀饑作歸與魯世家異者
疑是後人轉寫依古文尚書改之觀徐廣音義云歸一作
饑可見舊書本是饑字也

尚書大傳略說曰成王削桐葉爲珪以封唐叔
周公既受命禾魯天子之命作嘉禾
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次作嘉禾○徐廣音義曰魯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
嘉天子之命
魯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徐廣音義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
案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㚔說文云㚔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㚔故旅字亦作魯也
魯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蓳逌云魯古文旅是巳索隱乃云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此由不知魯卽旅字見篇名嘉禾遂改魯爲嘉耳旅與臚通臚猶傳也旅天子命者謂傳天子之命也又漢書敘傳云大夫臚岱集注引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喬樅謂據孫氏瑞應圖言周公受嘉禾有獻之文王之廟語攷史記六國表云臚於郊祀漢書郊祀志載郊祀歌云殷勤此路臚所求又云遍臚鑼騰天歌又云卉汨臚析奚賈則此旅天子命謂奉天子命獻於文王廟於義亦通
尚書大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共和爲一平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果有越裳

氏重譯而來

又曰交趾之南有越常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常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辭不受謂越裳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正朔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

○注質亦贄也

先大夫曰案詩疏引大傳作德澤不加政令不施惟白虎通通典引政令作正朔當是傳本各異劉勰文心雕龍云

尚書大傳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列風淫雨列淫義當而不奇別淮理違而新異乃謂大傳作別淮放太平御覽先引尚書說曰淮雨注淮暴雨之名也下又引尚書大傳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注云烈風東西南北來也淫雨暴雨也兩書兩注各不同則尚書說非伏生大傳而大傳作淫不作淮明矣藝文類聚天部引作烈風迅雨亦非而烈字諸書不異鄭君亦無注則大傳作烈不作別又明矣恐彥和適見誤本大傳執以爲說未可據也尚書舜典正義毛詩蓼蕭序周頌譜正義並引作烈風淫雨則唐人因彥和之語遂改從帝王世紀並易淫爲淫耳毛詩周頌譜正義引越裳作越常古通疑大傳舊本如此

案漢書賈捐之傳云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注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又王莽傳云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又曰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其語蓋皆本於今文尚書說及伏生大傳也說苑辨物篇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者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贄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者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嚮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案鄭注尚書序云嘉禾篇亡是古文今文皆無之而漢時引有此文者此或壁中書於增多十六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抑如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外九共帝告逸文皆載之伏生虞夏傳殷傳中未可知也漢藝文志攷證云大傳序又有嘉禾揜誥今本闕則此語當即在嘉禾傳是亦本之伏生也惜今無可攷矣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

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

案此亦採伏生書傳之文

孫氏瑞應圖曰周時嘉禾三本同穗貫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以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所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之文王之廟

案此當亦本之尚書大傳今本大傳亡佚文闕不具耳

論衡恢國篇曰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

風俗通十反篇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中論智行篇曰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扆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衛世家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案尚書釋文梓本亦作杼郭忠恕汗簡云杼古文尚書梓是古文作杼材今文作梓材也書正義引馬融注以康

爲國名在畿內又引鄭元注以康爲號謚馬鄭說各不同
江聲云逸周書康之爲謚有三誼故鄭以爲謚據史記言
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則是康叔當武王時實未有
國迨三監既誅以其地封康叔則康叔始封卽爲衞國也
鄭說誠是馬說非也
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
國詩風邶庸衞國是也邶曰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
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
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
民於雒邑故邶庸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
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於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
在彼中河衞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
樂聞邶庸衞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衞
風乎○師古曰康叔亦武王弟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
案說者以班志引書序云云謂康叔號曰孟侯與伏生大
傳言天子大子年十八謂之孟侯誼異疑非用今文家說
且所引書序亦與古文尚書敘不同喬樅謂地理志所引
乃大誥之敘非康誥敘也據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
夷叛班蓋引之以證三監耳其云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
弟康叔此是班約大誥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及康誥
序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之語非書序原文也
其以康叔號曰孟侯者蓋本小夏侯說固之從祖伯從鄭

寬中受小夏侯尚書知其家世是習小夏侯之學也

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

案諸家說多據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謂俄空即脫簡也段玉裁云此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尚書闕酒誥也凡後人所謂數篇同一序皆有有目無序者庾蔚其閒如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按其實則棄稷不統於此序所以作棄稷者不傳也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按其實則疑至臣扈不統於此序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傳也大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按其實則原命不統於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傳也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按其實則高宗之訓不統於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訓者不傳也尚書大傳以桑穀共生事系高宗之訓五行志引劉向說亦以桑穀系高宗不系大戊故師古曰其說與尚書同或者伏生差謬也今本漢書注譌作與尚書大傳不同酒誥梓材亦正此類以殷餘民邦康叔故作康誥一篇其酒誥梓材不統於此序故失其傳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亡也然至於久而闕則竟亡矣故曰今亡夫子雲獨舉酒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段說亦通足以備一解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雒誥

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
申視卒營築洛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作召誥洛誥

案公羊傳宣十六年疏引鄭注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
此邑成乃名曰成周攷馬注洛誥維七年亦云攝政七年
天下太和與鄭說同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佚

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周公作毋逸

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毋逸以

誡成王

案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毋逸而兼舉多
士則知此二篇周公同時所作故連及之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燕召公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
奭

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漢書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
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
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
太子宴者也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

孫寶傳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以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與孫寶所言畧同然則鄭君此注亦據今文尚書說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賈逵左傳注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卽淮夷也

案賈注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以證周有徐奄句也尚書釋文云政如字馬本作征云征正也馬本乃古文尚書而字作征者疑是讀從今文也敘言伐淮夷踐奄皆征伐之事則字當作征爲正政古今文之異周禮均人掌均地政鄭注云政讀爲征禮記王制五十不從力征亦皆作政是古字通用之證釋文云馬本作征不言鄭本文異知鄭用古文本作政字與隸古定本同也

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

周本紀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集解馬融曰薄姑齊地

案隸古定本作遷其君於蒲姑釋文云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馬作薄姑與史記合是亦讀從今文尚書也薄蒲聲相近故古相通用江聲曰左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奄與蒲姑相接壤遷奄君於蒲姑則如無遷據伏生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周本紀云遷其君薄姑然則薄姑奄君之名此敘當言將遷其君薄姑於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爲齊所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即奄君也

漢書地理志曰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

案尚書大傳周傳金縢篇奄君薄姑謂祿父曰鄭君注云元或疑焉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今攷闕駰十三州志說亦與漢書地理志畧同是蒲姑即奄君故皆以氏稱之斷非地名也江說甚確

尚書大傳周傳曰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踐之云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弗敢又曰大夫有汙豬之宮殺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弗食

案踐奄周本紀作殘奄殘與踐亦通鄭注周禮引王霸記殘滅其爲惡誼皆訓爲滅也又漢書藝文志攷證云大傳序有嘉禾揜誥今闕疑揜即奄之異文揜誥即此將薄姑篇也曲阜孔廣林云成王既踐奄作成王政揜誥其即成王政與孔說亦通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本紀成王自奄歸在豐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成王既紲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周本紀成王既紲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與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魯世家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案鄭注尚書序云周官亡僞孔氏僞造周官篇列立政後堯典正義云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周官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江聲曰案此事與上三敘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也立政經云孺子王矣則是周公致政之後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從鄭本王鳴盛曰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於康成立政是成王卽政時事自應在周官後也喬樅謂據史記周本紀亦多方周官相接魯世家亦以立政次周官後鄭本與史記正合知古文今文竝同是其次第確不可易矣

周禮小宰職注曰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按據鄭周禮注及鄭志趙商問云云是周官篇雖亡而其遺文佚句或散見於伏生大傳周傳中故鄭君據以爲解

而趙商亦得據以爲問也周官篇有立太師佚文十一字而作僞者卽襲取之以取信於人也又古文尚書序但云周公作立政而未著其義段玉裁云凡言答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皆讀尚書而義自見者也

賈子新書曰天子不喻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戒於齋不信於事此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敘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言語之道簡聞少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此古天子自輔弼之禮也自爲天子而賢智維之故能慮無失計舉無過事終身得中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集解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案古文尚書敘肅慎來貢釋文云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攷史記五帝紀北發息慎集解引鄭元云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是鄭本亦作息慎皆與史記合肅音近息古字通逸周書王會解北有稷慎亦即息慎也賜爲孔本作俾釋文云馬本作辨江聲曰俾當作畀畀賜也書或爲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隸古定本凡俾字作卑與畀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使唐天寶中詔以時字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皆改作俾故此畀字正義本亦改作俾史記錄此文作王賜榮伯據賜義則字當爲畀明矣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君子所不臣也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遂賓於四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愼復至

三國志東夷列傳曰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

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
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
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
敢臣周公也
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鄧心不敢
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
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
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死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
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

又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
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
魯身未嘗居魯也
先大夫曰案荀子儒效篇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
周楊倞注云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
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
漢書劉向傳曰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
妃不從焉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
案僞孔傳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
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段玉裁曰案上文作蒲
或作薄不作亳也喬樅謂段說是也鄭注書序云亳姑篇

亡是孔氏逸書亦無此篇作僞者將何所見而鑿空妄爲之說其不足信明矣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禮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名篇在尚書今亡

案鄭君毛詩譜云周公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

攷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是也

禮記坊記篇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緇衣篇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又云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注云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

案以上皆君陳篇之佚文也禮記傳自夏侯始昌與大小夏侯尚書同一師承則是今文家之學也鄭君注緇衣篇所引君陳云云本於禮家師說則亦今文尚書家之言也

春秋繁露竹林篇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

案王鳴盛曰坊記善則稱君引君陳云云善則稱親引大誓云云取證大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僞古文以此爲成王語非是惟良顯哉鄭於坊記注本以爲臣口中稱美君德之詞而僞古文乃作

成王嘆美此臣語尤非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周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集解鄭元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案尚書釋文云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攷隸古定本無之然則馬本蓋據今文尚書序補之

馬鄭王皆古文本而釋文不言鄭王本有異則其本與隸古定本同可知也段玉裁曰按康誥當云康王之誥大史公於般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別爲二篇皆依孔子序尚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案隸古定本尚書策字作冊古今文之異也又畢下無公字段玉裁云按史記畢下有公字困學紀聞亦云尚書脫一公字然則宜據史記訂補之鄭注云畢命亡按亡疑當作逸

漢書律厤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

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

逸書篇名

案尚書正義引策下有書字惠棟曰逸書二十四篇有冏命愚謂冏當爲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厤引畢命豐刑十六字康成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篇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段玉裁曰惠說蓋是也鄭云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一句謂序無冊命霍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亦是鄭語謂秘書所謂畢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參半絕無師說此諸大儒所以不敢爲之注也但鄭親見此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有畢命無冏命可知矣王鳴盛亦云不同謂冊命事不同下別言與此敘相應引少一不字爾逸篇是冊命霍侯此敘言冊畢公是不相應故云非也謂逸篇非卽此篇書也

穆王命君雅爲周大司徒作君雅

禮記鄭注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

案段玉裁云此注當云名篇在尚書今亡與君陳一例

禮記緇衣篇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資當爲至齊魯之閒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言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

案尚書釋文云君牙或作君雅是尚書別本亦有作雅字

耆牙蓋卽雅之消借字故禮記從今文作雅也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周本紀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

冏命

漢書古今人表伯冏列上中第四等○師古曰穆王太僕也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一尚書大傳囧命爲冏命

案說文尒部云冏从尒丩周書曰伯冏許所引據古文也

史記漢書所載據今文也是古文今文皆作冏字僞孔本

作囧命釋文云囧字亦作冏王鳴盛曰丩古文囧字俗人

不識冏因其从丩丩是古文囧字遂省改作囧釋文云字

亦作冏陸德明在唐初尚見古書此必冏字而俗刻誤也

又案段玉裁云說文尒部冏驚走也一曰往來皃从尒丩

丩下當有聲字又引周書曰伯冏古文丩字按此

七字不可解當作古文言伯囧五字如曳枻古文言由枻

之比蓋作囧者古文尚書作冏者今文尚書是以周本紀

古今人表皆作冏今本漢書作冏者譌字也尚書釋文囧

九永反亦作冏冏亦冏之譌字也冏俱往切亦俱永切囧

今音在庚清部古音在陽唐部又集韻三十八梗丩人名

周有伯丩通作囧此蓋說文古文丩之云故也又唐人文

字亦用伯景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管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

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

案堯典正義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柴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依賈氏所本別錄爲次自當從之但此篇是成王時而列之穆王時書之閒明係篇第錯亂鄭姑仍其舊而不改耳

左氏春秋定四年傳祝鮀曰管蔡啟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案段玉裁云左氏傳及禮記緇衣篇引尚書有也字者皆用其時語助加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闢作肹誓

魯世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遂平徐戎定魯○徐廣音義曰肹一作鮮一作獮○裴駰曰尚書作柴○索隱曰尚書大傳作鮮鮮誓卽肹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肹地誓眾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卽魯卿季氏之費邑地名

案鄭注周禮雍氏及禮記曾子問皆引作柴誓皆三家之異文也說文米部云柴惡米也从米比聲引周書有柴誓然則古文亦作柴誓矣今書注疏本作費非是索隱以爲

肹卽季氏之費邑然則費乃唐人所改也

又案堯典正義云孔以粢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今文篇第無可攷今從鄭編次列呂刑之前焉尚書粢誓序釋文云東郊不閧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顏氏匡謬正俗云粢誓序東郊不閧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閧古闢字闢訓開故孔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閧爲開段玉裁曰說文門部云闢開也从門辟聲廣書閧四門从門从兟今本釋文改作開非是陸不云舊本而云舊讀謂其音也非謂其字也匡謬正俗則云不得徑讀閧爲開閧字作闢亦譌陸顏二君皆正俗讀之非然則書序本作閧唐石經初刻從馬作闢尚爲不誤後依衛包改爲開字此衛包以前誤讀閧如開而字形不誤衛包以後竟作開字形與音俱非矣古文閧與闢古文開字所爭些子是以舊或讀開耳因學紀聞閧作闢誤也

甫命穆王訓夏贖刑作甫刑

周本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詩大雅崧高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

案段玉裁曰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八字一句謂呂侯命穆王也鄭注緇衣篇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與此一例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作晉文侯命

案僞孔本尚書作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本無平字錫
馬本作賜據馬本無平字則知古文尚書不以此爲平王
錫文侯仇其說蓋與史記同也
新序善謀篇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
侯以師逆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
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
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
案劉向新序說與史記合是漢人舊義皆以文侯爲文公
重耳後漢書丁鴻傳言召見說文侯之命篇李賢引平王
文侯仇事爲證恐非其恉也段玉裁曰按史記自序曰嘉
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是據今文尚書劉向新序亦
稱晉文公之命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如金縢篇多用周公
以天子禮葬魯得郊祭之說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秦本紀繆公敗於殽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以報殽之
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
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
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風俗通山澤篇殽在宏農黽沇其語曰東殽西殽黽沇所高
案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黽沇縣云有二殽所謂東殽西
殽也蓋二殽之地於黽沇爲最高故曰黽沇所高也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孔子問曰子何爲於書子

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則可發憤慷慨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闚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某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塡塡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案鄭康成書贊云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攷楊子法言云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此三科之條也堯典正義謂馬融鄭康成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是虞夏同科也正義言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爲商書故商書有四十篇僞孔氏幷於允征之下以爲夏書則商書惟三十五篇非是五家之教說者不一愚意以五家之教謂唐虞夏商周也論衡正說篇云唐虞夏商周者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是以唐虞夏商周爲五家也儀禮疏引書傳云夏后氏主教以忠文選運命論注引書傳云周人之教以文然則伏生大傳當必有說五家之教語惜賈公彥疏李善

注所引大傳文不具耳竊意唐堯之教蓋以讓虞舜之教
蓋以仁殷人之教蓋以寬班固藝文志言道家者流合於
堯之克攘今觀堯典一篇敘遜位及命官事舉朝無不克
讓者是本於堯之教也大傳言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天
下稱仁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是舜之教以仁湯之教以
寬也或曰伏生與歐陽大小夏侯四家爲今文之學其一
則孔氏古文之學也一曰五家五行之家謂洪範五行傳
也後漢書桓榮子桓郁傳言顯宗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
郁校定於宣明殿注引華嶠書曰帝制五行章句是其證
也

又案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又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今攷
二十九篇者堯典一皐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般
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一
大誥十二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
十七雒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
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鮮誓二十五甫刑二十六
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其一卷則百篇書敘是爲
二十九卷歐陽經三十二卷者益以大誓三篇故也又攷
漢武帝建武元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見於漢書儒
林傳贊尚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
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

選注引七畧同且曰今大誓篇是也歐陽爲博士在武帝
末當時既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則卽錄大誓三
篇合入今文尚書矣此歐陽經之所以獨多三卷也大小
夏侯之立博士在甘露以後儒林言夏侯勝又從歐陽氏
問從子建又師事歐陽高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
夏侯亦從而增入特幷大誓三篇爲一卷而不數百篇之
序故仍爲二十九卷堯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
外夫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非伏生之舊乃夏侯之本也
石經以夏侯尚書爲主故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若伏生元
本則無大誓而併敘爲二十九篇此今文篇數之可攷者
耳

又案鄭康成書贊云序者孔子所作攷史記孔子世家云
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
志亦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
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又儒林傳云孔子干於七十
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劉歆
移書博士說亦同也尚書正義云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
故謙而聚於下馬鄭等本皆以序總爲一卷附於經後是
孔氏之舊亦卽伏生之舊也僞孔氏分置敘於各篇之首
始失其舊矣

又案段玉裁云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古文經四
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書十六卷

併書序而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閒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大史公臚取十有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閒絕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篇哉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謻紂受牧坶行狩歸獸異毋異敢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佚無逸息愼肅愼伯冕伯冏胖誓獨誓粊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之異也

又案百篇之敘近儒戴震古今文尚書辨言序爲伏書所無王鳴盛尚書後案言敘亦從孔壁中得以今文二十九篇其一爲大誓先大夫著左海經辨辨今文尚書有敘伏生二十九篇併敘而不併大誓討論經典立十有七證以明之夫三家尚書有序則伏生所傳不得謂無敘伏生所傳有敘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不得不以百篇之敘當其一也喬樅謂漢儒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此蓋言二十八篇之次皆總於敘象二十八宿之次皆繫於斗故以二十八宿喻二十八篇以斗喻百篇之敘也尚書今文古文皆有敘今文之敘總爲一篇古文之敘分爲二篇何以驗之案鄭君書論據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

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攷尚書始堯典終秦誓凡百篇而書緯言百二篇者併攷數之也周易六十四卦經傳皆分上下尚書百篇經當分爲上下百篇之攷亦分上下故曰百二篇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兩篇成帝時求其能通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如尚書非有百兩之數張霸豈能鑿空僞作以售其欺而平當周攷又豈遽爲所欺而勸存其書乎書緯之言確然可信故鄭作六藝論據而用之書疏乃以爲時有張霸僞造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其說誤矣

又案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鄭注書敘逸十六篇之目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後九共九篇分爲九則出八篇故爲二十四篇其同於今文者又以般庚太誓皆分爲三顧命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故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四十六卷者古文同於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序爲一卷大誓爲一卷逸十六篇爲十六卷此併百篇之序而言之也五十七篇者今文經二十八篇序一篇太誓一篇古文分爲三十

四篇又逸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篇迨後武成一篇亡於
建武之際藝文志據其現存者而言故云五十七篇此亦
併百篇之序而數之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
五卷爲五十八篇四十五卷者除序言之五十八篇者併
武成一篇數之也馬鄭雖傳古文然其所注者惟三十四
篇其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故馬鄭二君皆無訓解然則孔
氏古文非有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以考校之則亦無從誦
讀是尚書所賴以勵存者伏生之功與同不朽矣

桐城劉　峻
新陽汪之昌　校

南菁書院

尚書歐陽夏侯遺說攷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虞夏書堯典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
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
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
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
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
姓爲一族　春秋桓公六年正義引

許愼五經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
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

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姓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得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舊衍名字今刪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以上見春秋左又毛詩葛藟正義小異又見尚書堯典正義及杜佑通典七十三嘉禮十八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案白虎通言母族三與歐陽夏侯微不同其實一也白虎通曰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程易疇喪服文足徵記云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

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緦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相哀痛先王因別其親疎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喪服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外而有見其心爲隆爲殺弗可損已烏乎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欽若昊天○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

案毛詩黍離正義引如此周禮大宗伯疏引作欽若昊天阮氏元校勘記以爲賈疏所引欽若昊天下當脫春曰昊天四字阮校是也

五經異義天號第六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尚書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弔時非秋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已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也以上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毛詩黍離正義引小異

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先大夫曰案遠大當爲遠視尚書堯典正義周禮疏引並無大字）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子卒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以上見毛詩正義同又周禮大宗伯疏引小異）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案爾雅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正義引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正義又曰爾雅春蒼夏昊歐陽說春昊夏蒼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愼既載今尚書說卽言爾雅亦然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蒙攷白虎通義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昊（舊仍作蒼字譌）天是也白虎通義並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昊夏蒼者許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弟七上日篇旻秋天也

從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昊天此用爾雅與今尚書
說也所引虞書卽異義之古尚書說也第十下卉篇昦春爲
昦天元氣昦昦從日卉卉亦聲此亦兼採爾雅今尚書說及
古尚書說也其曰春爲昊天與異義同劉熙釋名釋天曰春
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昊天其氣布散顯顯也秋
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
地絕也劉所據爾雅則與李巡孫郭本合諸家釋蒼旻義同
惟李釋旻天上天爲異耳

宅嵎鐵○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

案尚書正義言鄭注尚書承衞賈馬等後賈逵馬融之學
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

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是鄭注不同也今攷尚書釋
文云尚書考靈耀作禺銕案銕卽古文鐵字鐵黑金也古
音通夷故从夷作銕銕鐵字同今文尚書或作嵎鐵或作
禺銕皆三家之異字禺卽嵎之淆文夷卽銕之淆文也

曰柳谷○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 尚書正義

案尚書大傳虞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秋祀柳穀華山鄭
注云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是作柳穀者實
伏生今文如此谷與穀通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
譔本穀作谷是其明證史記五帝紀引堯典舊本亦作柳
谷徐廣音義可證也史遷時書惟有歐陽之學然則知歐
陽與兩夏侯本皆同矣

肆類于上帝○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先大夫曰案奈何上當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重以事類祭之五字

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見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類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

禮記王制正義亦見御覽禮儀部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案說文示部禘以事類祭天亦用今尚書說鄭君周禮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同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爲之亦用今尚書說蓋二說固不相悟也禮記王制正義云鄭於異義無駁與許同

禋于六宗○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先大夫曰御覽禮儀部引此說四方作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古尚書說賈逵等云先大夫曰案禮記祭法正義引古尚書說下有賈逵等云四字今從之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先大夫曰太平御覽引此作星辰與此小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名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

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先大夫曰其當作國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周禮大宗伯疏駁五經異義曰元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周禮大宗伯疏又見禮記月令祭法正義御覽禮儀部七

漢書郊祀志王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日月風雷山澤易者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六宗之屬也

續漢書祭祀志安帝卽位元初六年呂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呂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大社也○劉昭注引

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汾陰天地亦禮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

案後漢書李郃傳郃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雖不言於尚書習何家然據郃奏請立六宗祀從歐陽家說則知其治歐陽尚書也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又曰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縈祭星也雩縈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子曰昔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爲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案劉歆曰六宗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

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禮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榮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天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郎禮天也望於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禮郎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郎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

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言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勤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者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祧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機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議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禮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祀故其餘爲六宗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星此爲不知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盍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不通禮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於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

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帝祭乎

晉書十九禮志摯虞奏拔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禁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禁正之禜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魏景初二年散騎常侍劉劭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六宗之議諸家聚訟異義僅舉歐陽大小夏侯與賈逵等說今攷尚書大傳漢書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晉書禮志孔叢子梅賾本尚書傳通典路史諸所稱引則有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崔靈恩也以爲易卦六子之尊氣水火雷風山澤者孔光王莽劉歆顏師古也以爲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卽六宗之神者盧植摯虞也以爲祭法之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孔叢子僞孔安國王肅也以

爲太極沖和之氣六氣之宗者劉劭也以爲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以爲三昭三穆者幽州秀才張髦也以爲六爲地數主祭地者虞喜劉昭也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爲六宗者後魏孝文帝杜佑也以爲六代帝王者張迪也以爲天宗地宗河宗岱宗雩宗者羅泌也李郤孟康則從歐陽夏侯者也范甯張融吳商則從鄭康成者也張融從鄭說見周禮疏唯尚書正義周禮疏皆謂魏明帝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六宗與孔傳同而晉書禮志謂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亦以爲易六子之卦故不廢此爲互異疑晉志採肅說不詳耳鄭駁異義所據爲周禮未可以解虞書又去日月而取星辰未免分裂既列星辰不應更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位皆疑莫能明也

喬樅謹案江聲尚書集注曰馬說六宗之諠本於伏生不可易也故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冬紀引此六宗以解天宗亦謂天地四時說與馬同歐陽及大小夏侯云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其說雖若不同而意實相符合蓋六者之間謂上下四方即天地四時也陰陽變化即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其所以覆載生長收藏實有主宰乎其間者總而言之一天之爲也分而言之其功用實各不同故曰實一而名六歐陽及大小夏侯三家之學皆出於伏生故其六宗之說與大傳合據其說則六宗是明堂六帝六帝者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

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幷北辰燿魄寶也其祀之皆於明堂故曰明堂六帝帝卽天也亦稱六天天實一也故今文家言實一而名六也說詳惠氏定宇所著明堂大道錄其餘諸儒說六宗者紛紛不一皆不得實故無取焉又案金榜禮箋云書禋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方明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古文尚書伊訓篇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後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如此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放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其文衆六瑞六贊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贊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亦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繡璜以黼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觀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

記者文誤耳又汪中述學亦曰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周公監于前而舉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郊堯夏后郊鯀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駿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人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於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禮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于郊壝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墠之堂說文堂从土高省金縢爲三壇同墠馬融注云壇土堂故爲壇得稱曰堂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明堂之上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

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閟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雒邑之明堂在國中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太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喬樅謂金汪兩君說六宗皆用今文家尚書義以殷周相沿之典禮推之則知六宗之禋祀在於明堂之地矣茲備錄之以爲互證參觀之助焉

女作司徒○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

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大戴禮保傅篇注今尚書說三公司馬

司徒司空也古尚書及周禮與此文同盧氏此注當亦本異義案韓詩外傳卷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周禮司徒序官疏引尚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論衡卷十五順致篇引尚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主嬖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地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然則天公卽司馬公人公卽司徒公地公卽司空公韓詩說與書傳合以序言之書傳一曰司徒公當作司徒公大戴禮保傅篇盧注引今尚書說以司馬在司徒前可證續漢書百官志引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則漢立三公蓋取今尚書及韓詩說亦以大司馬先大司徒也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注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鄭志趙商問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地官序官疏引鄭書傳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禮記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三卿此夏

制也攷工記序官疏又引鄭夏傳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書三公乃夏制故與周禮異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注攷工記王公則以爲天子諸侯不作三公解

謹案尚書大傳云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狩見公羊隱公八年傳何休解詁徐彥疏云書傳文又辯秩西成傳云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辯在朔易傳云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見太平御覽時序部是堯之官制有三公矣又云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皆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知舜之官制亦如堯有三公矣舜陟帝位後伯禹作司空平水土又誓師以征有苗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與書大傳言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合是禹任司空公之事也迨後使禹宅百揆則實任司徒公之事以舜登庸時試之司徒納于百揆百揆乃天官知禹之宅百揆是領太宰司徒爲司徒公也舜由百揆進而居攝今使禹升居此職亦欲使之居攝故耳惟司馬之名不見於經然據論衡吉驗篇云后稷之母履大人跡妊身怪而棄之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鄭

君魯頌箋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
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又尚書中侯及刑德放皆
云稷爲大司馬大司馬卽司馬公也是稷在舜時嘗爲三
公矣
虞夏書咎繇謨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通過譽篇引歐陽歙教曰書曰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
案後漢書儒林傳言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
爲博士則歙固家世傳業以歐陽尚書教授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
尚書皐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
又曰顯宗初復旒冕衣裳赤舄絇屨以祠天地衣裳元上纁
下乘輿備文曰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
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又曰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
下皆織成
先大夫曰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注引董巴輿服志曰顯
宗初復旒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曰月
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
五采色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
服注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皂上絳下前三

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然則顯宗更定服章所謂從歐陽夏
侯說卽此是也陳氏禮書引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
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
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又引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
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陳氏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
無藻火山龍矣既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
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蒙案書傳所言虞制也固
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其采色非
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永平初定冕服公卿已下從

大小夏侯說乘輿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
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仍
以十二九七爲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乃自天子至公侯
以九爲節卿已下以七爲節明矣尚書益稷正義引鄭元書
注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至周而變之
以三辰爲旂旗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也
天子山龍華蟲耳肅雖善賈馬之學而解虞書作服與大小
夏侯說同蓋亦用今文家誼也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
粉米黼黻故知五服是采色非章數也隋書禮儀志大業元
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
繪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後周故事

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裘欲生分別
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三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
一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
據此虞世基既言近代服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繪
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黻此章數也大傳以山龍爲青
華蟲爲黃作繢宗彝四字連讀爲黑藻爲白火爲赤陳祥道
引云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繢宗彝爲二合藻
火爲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又引
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柷之子男下宗彝亦誤
衍宜刪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十三糸部繪會

五采繡也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明帝紀乘輿刺
繡公卿已下皆織成攷之則大傳五服亦皆謂繡非畫也鄭
康成注尚書始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與徵許異見尚書
傳昭二十五年正義左文選景福殿賦李注作繪何以爲黑也說文十上黑部黯沃
黑色十二下女部嬇女黑色也繪之爲黑此其義與
喬樅謹案論衡量知篇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
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鏤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
山龍日月又語增篇曰五服五章五服五采服也案舊引作弼成
五服此傳寫者舛譌耳章采也故云五服五采之服也今爲訂正服五采之服畫日月星
辰量知篇以黼黻華蟲山龍日月爲繡語增篇又以日月
星辰爲畫是今文家說本有二誼也說文糸部繪會五采

繡也引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與論衡量知篇說合又云
絺繡文如聚細米也然則粉米亦爲繡文其宗彝藻火黼
黻等皆爲繡從可知矣唯黼部黻下曰袞衣山龍華蟲黻
畫粉也从黹从粉省衞宏說黻訓畫粉疑是繢事然刺繡
者必先以粉地爲質而後加繡故黻之字从黹从粉省是
仍王繡爲誼也尚書大傳虞書咎繇謨作繪凡三見字皆
從糸會聲則大傳五服皆繡也非畫也鄭君注尚書始云
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此據攷工記繢畫之事後素功以
繢畫義爲長故主衣畫裳繡之說竊意以爲衣畫裳繡者
必本于小夏侯解詁建雖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
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章引以次章句故援攷
工記解尚書謂是衣畫而裳繡也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
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即用咎繇謨語是依鄭君
所讀從作繢字鄭注周禮司服引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
天子冕服十二章希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此所引是
據三家今文尚書何以明之說文玉部璪下引虞書曰璪
火粉米此古文也黹字下明稱衞宏說則璪字黻字確爲
壁中古文無疑今鄭君引書但作藻火粉米則其爲今文
亦無疑矣續漢書輿服志引書曰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皆與鄭君所引書合其作絺繡
即鄭所云希或作絺字之誤也段玉裁云尚書正義引鄭

汪云希讀爲黹黹絺也此與周禮注合鄭本尚書作希繡與周官希冕字同今說文無希字而稀絺晞豨睎郗蒿等字皆以希爲聲以虞夏書希繡周官經希冕斷之則希者古文黹字也从巾所絺也从爻象繡文也俗借爲希少字鄭君讀希爲黹是爲以今字易古字希黹古今字也說文當於黹下補之曰希古文黹字也段說甚允喬樅又案禮書引鄭注云璪水艸蒼色而以爲赤赤字當是白之誤大傳明言藻純白說文玉部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古文尚書璪从玉旁知於衣上所繡亦爲玉飾如水藻之文玉以白爲貴故璪純白也禮書所見大傳本由轉寫者既誤藻火爲一遂并改白字爲赤耳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〇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尚書咎繇謨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蠻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

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鄭注周禮九畿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云云皆與許君引古尚書說合又案許君所言漢地黑水在益州東海在會稽非東海郡衡山在長沙湘南東南朔方屬幷州漢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續漢書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五千六百里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朔方郡志不言距雒陽里數據元和郡國志關內道夏州東南至東都一千八百五十里唐之夏州卽漢朔方地唐之東都卽漢雒陽地自長沙至朔方南北相距不及萬里止有五千六百五十里然則許君所云衡山之陽當包交州刺史部之南海等七郡言之矣喬縱謹案

堯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爾雅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郭璞注幽都山名那昺疏引山海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此北海非北海郡卽翰海也漢書霍去病傳云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如淳注曰翰海北海名然則許君所言朔方當亦包幽州部之代郡上谷及元菟樂浪諸郡地言之故云經略萬里也

謹案尚書正義引鄭元云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有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

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
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案與以
占通
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
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
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七下正義誤衍十字
今從王制正義引刪至於
圻內則子男而已據鄭此注是亦參用今尚書說以五服
方五千里爲堯之初制以九州方七千里爲禹弼成五服
之制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九州者中國是也要服之外
及荒服之弼又千五百里是面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
里也今尚書說據其初制言之古尚書說并禹弼五服之
殘數言之其說仍不相違又劉逵注吳都賦亦云禹所受
地說書曰昆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則是
古書實有明文禮記正義引地統書括地象曰地中央曰
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
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
分爲九州則堯時之九州是也據正義所引地統記括地
象文與鄭言禹所受地記書劉言禹所受地說書同則地
記書殆即河圖括地象與
祖考來假羣后德讓虞賓在位○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唯聖
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案此議見漢書韋元成傳攷儒林傳地餘歐陽高之孫也
元成父賢傳言賢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

元成少好學修父業本傳載元成與歐陽地餘議云云然則元成父子當亦習歐陽尚書也

商書盤庚

憂賢揚歷

尚書堯典正義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心腹腎腸爲憂賢揚案今正義本作憂腎陽此字之誤也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劉逵注曰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尚存無恙也又三國魏志管甯傳太僕陰鄧邵一等薦甯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裴時夏侯等書已亡裴所引當卽據魏都賦注故兼引賦語以足之又洪适隸釋載咸陽令唐扶頌曰優賢颺歷揚字作颺或亦三家今文之異字隸釋又載國三老袁良碑有云優叡之寵漢碑多用今文尚書優叡之語亦是本於盤庚篇說文云叡古文以爲賢字或三家尚書有从古文作叡者未可知也

周書牧誓

如豺如螭 ○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 文選西都賦李善注

說文內部嵩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內从屮歐陽喬說嵩猛獸也

案班固燕然山銘曰螭虎元士杜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諸所引用皆今文尚書也歐陽尚書唐初已不

存李善注文選蓋於各家注記采得之與說文引歐陽喬
說合正牧誓篇解詁也史記周本紀述牧誓云如虎如羆
如豺如離徐廣音義曰離音訓竝與螭同班固典引曰虎
離其師字亦作離太史公時止有歐陽尚書也說文作螭
者正字離螭皆假借字攷工記鄭注云羸者虎豹貔螭爲
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云螭或曰如虎而嗷虎此皆猛
獸之說也攷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
爲博士繇是尚書有歐陽氏學歐陽喬當卽歐陽高高喬
字形相似音義又俱相近二字古得通用歐陽章句釋文
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則說文所引歐陽喬說卽據歐陽
尚書章句也

周書洪範

皇極皇建其有極○夏侯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
陰時則下人有謀上者

漢書夏侯勝傳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
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祆言縛以
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謀安世實不言迺召問
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謀
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
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

案夏侯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

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灾異厥後李尋事張山
拊治尚書小夏侯之學獨好洪範灾異楊春卿代修儒學
以夏侯尚書相傳子統孫厚均習先法善推陰陽及消伏
灾異朝廷多以訪之自古聖人受命而王莫不承天地法
五行修五事而御宇宙養蒼生者也政教之所從出本於
五行乃通乎治道明陰陽五行之理所謂尚消息盈虛后
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窮經致用
之學此其是矣

今尚書夏侯歐陽說云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
蕭吉五行大義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
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
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
說同

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
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
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
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
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
術不死爲劇禮記月令正義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蕭吉五行大義引五經異義與此略同
惟無醫病之法以下三十三字首句作尚書夏侯歐陽說云

引月令冬祭腎下云皆五時自相得則古尚書是也
鄭元駁云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
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
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雷其祭也先心後肺秋祀門其
祭也先肝後心肺冬祀行其祭也先肝至其祭也十一字舊脫去今爲補之先腎
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以下冬位
在後迄故有先後焉文與此同唯云肝腎脾俱在高下肺心
俱在高上與此異不得同五行之氣作此義不與五行氣同
也視禮記正義所引較詳正義引鄭駁下有脫字當云月令
五祭以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祭義與古尚書
謹案淮南時則訓云孟冬之月其祀井祭先腎高誘注云
井水給人故祀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腎水
自用其藏也是冬時所祀或以爲井或以爲行本有兩說
故誘亦兩解之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並云其祀井祭先
腎均與孟冬同惟禮記月令皆作其祀行案禮記多言夏
殷之制曲禮下云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歲偏士祭其
先鄭注云五祀戶竈中雷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
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
也然則五祀冬祀井當爲虞夏之制矣攷白虎通五祀篇
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雷也所以祭何人之所
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
中雷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雷其祀門其

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
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
祖曲禮曰天子祭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
川五祀歲遍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祭五祀所以歲一
遍何順五行也故春郎祭戶戶者人所出入春亦萬物始
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
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
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深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
藏六月祭中雷中雷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
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秋言祀門
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祀中雷祭先心春祀

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
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者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
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
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
戶以羊竈以雞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雷用牛
不得用牛者用豚井以魚喬縱謂白虎通皆王冬祀井爲
說其所引月令與淮南時則訓同而與今禮記月令異然
據高誘淮南注言井或作行疑禮月令本亦有不同白虎
通所據是作冬祀井鄭君所據是作冬祀行也竊以爲殷
以前並立五祀惟周制立七祀則改祀井爲祀行當自周
始殷立五祀仍當與虞夏同爲祀井洪範篇作於周禮未

制之先則其五祀當從白虎通祀井爲是白虎通皆用今
尚書說也袁準正論以爲禮記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
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靜云
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高堂生云月
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
井列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傅元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
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
祀則有闕於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是也杜佑曰按漢諸
儒載聖間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
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又放白虎通
情性篇曰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脾肺腎也肝之爲言干也
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
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
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
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
枝葉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納物木亦能出枝葉
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
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何鼻出入
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
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
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
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

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
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
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
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
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
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包曰目者肝之
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
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竅
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曰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
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
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喬樅謂

此所說皆與今尚書歐陽夏侯說相合古尚書說以爲脾
木肺火心土肝金解殊非是鄭君之駁其義精審矣

周書甫刑

爰始淫爲臏宮劓割腒庶剠

尚書虞書正義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刖劓黥爲臏宮劓
割腒庶剠

案說文支部云斀去陰之刑也从支蜀聲周書曰刖劓斀
黥此所偁書據古文也故與三家文異刖字乃刖之誤尚
書疏引鄭云刖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
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爲鄭所注
書用古文本說文偁書當與之同故刀部刖字云斷耳也

訓與鄭合是知刖爲刑之譌也又劓字云刑鼻也从刀臬聲重文劓云劓或从鼻是知作劓者古文尚書也作劓者今文尚書也椓者斀之假借毛詩亦以椓爲斀大雅曰昏椓靡共箋云椓椓毀陰也毛詩古文此用假借字也劓乃黥之或體庶刻者王鳴盛云庶者也秋官庶氏注云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云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刻也

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

周禮秋官職金疏引異義夏侯歐陽等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尚書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俗儒謂夏侯歐陽等也此即指尚書大傳一鎰六兩及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爲率之言也賈逵以尚書之鍰爲鋝者說文弟十四金部曰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爰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又曰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是鋝與鍰義同也尚書釋文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尒疋同然則賈鄭解古尚書皆用今尚書說以鍰爲六兩矣釋文引尒疋乃小尒疋小尒疋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揱倍揱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此用六兩之說而以鋝鍰爲一亦本說文益合古今文家而一之也然說文自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

之十三之說而不用今文家說異義當與說文同又案史記周本紀載書甫刑其罰百率其罰五百率其罰千率此依今文尚書也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索隱云率亦作選按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卽率也是今文尚書有作選者歐陽夏侯三家之不同也史記平準書索隱引尚書大傳死罪罰二千鍰路史後紀卷十三引大傳甫刑傳一鍰六兩鍰卽選也率選鍰皆聲近應劭注蕭望之傳選音刷鄭司農注考工記冶氏鍷讀爲刷是其聲同故古相通用也

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舊譌金今改正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尙

書舜典正義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案鄭注尙書大傳云死罪出金鐵三百七十五斤則以一鍰六兩計之又與駁異義不同鄭不從古尙書說從今尙書說而以鍰爲六兩大半兩又微異萬世美云術以斤法十六乘三得兩之數四十有八更以兩法二十有四乘四十八得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爲實以百鍰爲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得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五乘之得分子十三也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鍰六兩大半兩卽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鍷之說也

謹案此經鄭注已亡王鳴盛云以鄭考工記注及尙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

於俗儒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證考工記又有
冶氏戈戟重三鋝鄭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
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
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鋝鄭彼注
云鋝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
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
鍰卽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
鋝字下引周禮曰重三鋝鍰字下引周書曰罰百鍰說文
編字以類相從鋝與鍰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鋝
見周禮故引周禮爲證鍰見周書故引周書爲證雖分兩
經而其義是一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解考工記馬注

尚書又與之同則其義不可易矣想鄭意亦字從古文說
不從古文也鄭既不從古文說而於今文說亦必但爲近
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鍰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譌謬殊甚喬
樅謂陸德明以爲鄭氏同者此鄭注尚書大傳之語據鄭
大傳注云死罪罰千鍰出三百七十五斤是鍰六兩也漢
人最重經師家法故鄭注大傳各從其家而爲之說也今
文家說雖脫去大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
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斤者自
是於義爲長周禮疏又云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如鄭
所云一鍰之重爲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徐邈所云鍰六
兩者僅十六銖耳故陸以爲鄭亦同而不暇細晰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千百十七終

吳縣吳大彬
新陽汪之昌 校